

聯合文學

陳芳明文集 2

危樓夜讀

陳芳明 著

危樓夜讀

作者／陳芳明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執行編輯／李香儀

視覺總監／周玉卿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對／林其煬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27491208(編輯部)、27567914(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5號7樓

電話／(02)29133656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1996年9月 初版

2008年4月 二版一刷 第一次

定價／250元

copyright © 2008 by Fang-Ming Che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危樓夜讀

● 陳芳明／著

目次

●《危樓夜讀》自序	009
-----------	-----

●輯一

張愛玲與台灣	017
張愛玲與《對照記》	020
亂世文章與亂世佳人 張愛玲筆下的戰爭	023
毀滅與永恆 張愛玲的文學精神	030
一位冰潔而火熱的女性 謝雪紅	038
Snow Red 謝雪紅的歷史影像	041

翻拍歷史的底片《謝雪紅評傳》日文版序……………046

蔣渭川和他的時代……………051

歷史的後街 為蔣渭川說幾句話……………065

跨過第四十九個年頭 我的事件史研究……………071

●輯二

撰寫碑文的心情……………079

建立寬廣的台灣史觀……………084

穿越台灣文化協會的年代……………087

女性史的撰寫與改寫……………090

割讓是一時的，傷害是永久的 寫在馬關條約簽訂一百週年……………095

總督府陰影……………102

台灣文學系要不要讀中國文學？……………105

台灣文學與台灣風格……………110

殖民歷史與台灣文學研究 讀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128

檢視受傷的歷史……………142

五四精神不在台灣……………146

●輯三

批判、顛覆、翻新 序楊照的《流離觀點》……………153

百年孤寂的賴和……………159

已歸與未歸的望鄉人……………163

魯迅的陰影……………171

當淚水無法擦拭 評馮馮的〈一滴果汁滴落〉……………178

南國崩壞……………182

高音獨唱 羅葉的詩藝與詩風……………190

心靈的隔與不隔 評林幸謙《繁華的圖騰》……………200

人海孤島 讀汪其楣《海洋心情》……………202

政治與情慾 平路《行道天涯》中的宋慶齡……………207

尋回歷史的記憶 寫在莊永明《台灣第一》重印發行之前	210
《台灣人的實相與虛相 評徐宗懋的《務實的台灣人》》	215
從《台灣懷舊》到《島國顯影》 建立台灣後殖民史學的一個方向	217
在歷史的縫隙中 讀邱永漢的《女人的國籍》	223
尋索台灣女性史的記憶 讀江文瑜編《阿媽的故事》	225
文化的表情與心情 讀余秋雨的《山居筆記》	229
復活的殖民地抵抗文學 讀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	234

《危樓夜讀》自序

陳其南

結束海外流亡之後，我回到了台北。天地何其廣闊，我要尋找的，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可以安心閱讀的書房。要實現這樣的夢，未料是那麼困難。遍尋書房不著之餘，我又進入了另一個城市流亡的階段。在自己的土地上過著放逐的生活，已超過三年以上。我租來的空間，有時是頂樓改建，有時是深巷公寓；迫於租約規定，而必須隨時搬遷。

因此，危樓之危，可作二解。一是指客觀環境，居無定所；一是指心理狀態，時時都在浮游。選擇定居，已經成為我返台後的最大願望。我相信，假以時日應該能夠完成這小小的心願吧。不過，在定居之前，我是不可能擁有自己的書房；既然沒有書房，我的藏書就不能團聚。

過著飄泊的生活，我的藏書也就跟著流浪。七〇年代出國以前購買的書籍，現在存放於高雄左營的故居。在異域留學時期的藏書，目前仍然留在加州聖荷西。回國後，我又累積了超過租屋所能容納的書籍，只好置放在台中靜宜大學的研究室。如果把全部書籍集合起來，應該可以組成一個小小的圖書館。

每一個階段的藏書，大約都能反映特定時期的心情與思考。七〇年代的閱讀，偏向中國文學與歷史；因此，書籍收藏大多集中在這個領域之上。那段時期被查禁的專書與雜誌，成為我珍藏的對象。回到左營小鎮，我總是忍不住去翻閱已經泛黃，甚至沉澱成為茶色的書頁。時間孕育出來的氣味，夾雜著樟腦丸的暗香，彷彿引領我走回那無可挽回的年代。

從大學時代到研究所，我橫跨在新詩批評與宋史研究之間。讀史，必須在古籍裡標點句讀。到現在，從殘存的墨跡，也還能窺見自己挑燈苦讀的模樣。至於詩集的書頁，往往在上下空白處發現當時閱讀的評語。坐在自己年少時的書房，一邊眺望家鄉的山景，一邊思索昔日的眉批，不免使我產生複雜的情緒，既感傷，又幸福。許多失去的情感，許多忘卻的記憶，都在舊書上的積塵揮去時隱約浮現。

到達異域之後，我的關注轉向台灣文學與歷史。我的轉向，自然帶有高度抗議的意味。聖荷西書房藏有不少關於左翼運動史的專書與資料。在那段流放的歲月，我深知社會主義思

想在台灣是不容觸探的。我決定偏離長期以來對宋代中國的專注，而投入台灣左翼史的研究。台灣，是高度禁忌；左派，又是另一個禁忌。闖越這兩個禁區，我為的是要抗拒氾濫的政治權力干涉。

在海外讀書，最方便之處莫過於享有豐碩的圖書館。海峽兩岸的禁書，幾乎都可以在許多大學校園裡的東亞圖書館獲得。我從事的台灣史研究，特別是與日據時期相關的議題，都依賴了這些海外的收藏。由於異域並不在權力干預的範圍之內，我也能夠得到來自中國、香港、日本出版的書。飄洋過海的書籍並不止於此，還有更多的書，都是透過陸續來訪的島內朋友隨身攜帶的。其中還有一些被列為高度禁品的刊物，還是朋友冒著海關檢查的危險，暗中挾帶出境。在戒嚴令還未解除的時期，於我而言，不僅是那些出版品值得珍惜，當時隨著書籍暗藏而來的情誼，至今仍使我感動。

這些來自不同時空的出版刊物，都相安無事置放在我的書架。夜深時刻，窗外街道寧靜得傳來遠處火車鳴響之際，我便從容出入於書籍的世界。無論是簡體字或繁體字，無論是日文或英文，無論是台北或北京的刊物，都在支撐我的思考，更在維繫內心世界於不墜。如果書中藏有靈魂的話，當能見證我昔日上揚與下沉的流放歲月。

回到聖荷西的家居時，我酷嗜坐在自己的桌前，並不是為了反芻曾經有過的挫折與苦

楚。只是對於過去思考過的議題，想要重新思量。翻閱筆跡縱橫的舊書，從前的一些感受、情緒，猶躍然紙上。但我知道，如果曾經鑽研過的專題現在從頭做起，大概已全盤走樣了，至少在思考層次上是如此。

同樣的窗口，同樣的燈下，端坐過一個孤獨身影；這樣的身影，容納了許多無可言喻的愁緒。望鄉與念舊的情感，也在影子裡湧動過。有這樣一個身影伴我夜讀，度過多少寒霜和冬天與微風的夏天。我回到台灣以後，也把這個身影一併攜回，經其消融在故土的陽光和雨水之中。畢竟，我已親自終飄忽動盪的心情，已經尋回了可以信賴的土地。那寂寞的身影，自然也消逝無蹤。

到今天為止，我仍住在城市的危樓，仍習慣於年少以來的獨坐夜讀。耗費了將近二十年的追求，我終於還是回到生命的原點。只不過是我的年紀已經跨過中年，閱讀的方式大不同於從前。

當年海外回望台灣，總覺得這是一個靜止而凝固的島嶼。回來後，透過接觸的書籍，漸漸發現這個社會在思考方面已經產生巨大的變化。台灣知識份子的書寫與思考，隨著後戒嚴時期的到來，已經變得開放而多元。無論是新思潮的介紹，或是創作技巧的提升，都排除了過去那種自制、拘謹的表達方式。在思想箝制的時代，每位作家都依循了一套標準進行創

作或閱讀，但這樣的標準顯然已受到摒棄。

過去在讀書時，總會依賴著一種習慣，那就是以作者為中心去摸索書中的主題。同時相信作者的敘述觀點，並且接受作者在書中所建構的價值觀念。這種習慣的養成，主要是讀者的思考怠惰所致。讀者在思考上會產生怠惰，則是由於受到大環境政治權力支配的影響。只要不去開發想像，就不會遭到當權者的監視與嫉視。大環境的營造，終於迫使讀者必須仰賴作者的任何書寫方式。凡是作者宣揚的，都屬正確；既是正確，就無需想像。

我回到台灣的時候，整個社會已經進入解嚴的階段。權力干涉的氾濫，開始受到抗拒。作者與讀者已慢慢從舊有的標準尺碼中解放出來。在文學批評上，有一種「誤讀」(misreading)的方法。在台灣，有人將之譯為錯讀，或偏讀，或歪讀。我給學生講解時，告訴他們「誤讀」就是一種沒有標準的閱讀方式。面對一冊書籍時，並不需要推測或揣摩作者的原意，而是根據書中文本(text)所負載的意符(signifier)去解碼即可。抗拒作者的權力支配，誠然可以採取誤讀的策略。

夜讀的時刻，就是我的誤讀時刻。我很同意閱讀就是另外一次的創作，正如批評也是。在沉靜的都市夜晚，星光次第的盤踞盆地的上空，便是我與無數作者對話的時刻。星球與星球之間的第三類接觸，都是通過誤讀的方式在進行。浸淫在作者密佈的符碼裡，我嘗試去解

開信息，讓許多不可解的意義從語言囚房中釋放出來。讀書是一種快樂，更是一種享受。因為，在作者建構起來的思考基礎上，我容許自己的思考再出發、再累積，從而構造了我自己的想像世界。

縱然在自己的土地還找不到書房，縱然在城市的街道繼續放逐的生活，我全然沒有失落。天地無論有多廣闊，我僅要求一個小小的，可以安心閱讀的角落。只要閱讀不受干擾，不必中斷，想像力與創造力就可持續獲得開發。擁有一塊可以信賴的土地之後，從前的寂寞與孤獨自然就逐漸稀薄、淡化，以至煙消雲散。過了中年，我的靈魂又再次復活過來。《危樓夜讀》便是最好的見證；返台後的所思所想與閱讀札記，都可其中找到蛛絲馬跡。靈魂既已復活過來，流亡時期的挫折與感傷就值得我擲棄了。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於台中靜宜大學

輯一。